

■ 风木含悲

祖母的清辉

■ 颜小烟

这一次，祖母走完了她所有的时光，她那间堆满杂物的房间一下子被搬得空荡荡的，只剩下她的棺木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我知道，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有人从这个房间的小米缸里变戏法似的给我掏出刚刚熟透的番荔枝或人心里果了。那个固执地守在村口给我买热豆腐脑的人，如今安静地躺在那里，没有悲伤，没有牵挂，也没有了痛苦的呻吟声。

就在前一天，我和弟弟还坐在这个房间里陪她说话，怕她太累，我们在离开的时候一直叫她多休息，可她却悻悻地对我们说，休息休息，天天叫我休息，我休息得还不够吗，你们再多坐会，陪我说话。那时的她全身已肿得厉害，说一句话就喘得凶，唯独那一句抱怨的话却说得特别连贯。我想，那个时候，她一定特别寂寞吧。虽然她时有意识模糊，但清醒的时候她一定会觉得特别需要我们的陪伴。

但这么多年来，我已少有闲暇回去看她。每回见到她，她都只是孤独地坐在家门口的那把旧椅子上，就那样寂寥地望着椰子树下的吊床，望着她的柴火垛，望着不远处的鱼塘，以及来来往往的行人。只有看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她的脸上才会露出久违的愉悦的表情。她越变越矮小，脊背慢慢变得弯曲，近几年也得拄着拐杖才能行走。岁月在她的身上刻下了苍老痕迹，四五年前还在椰子树底下陪她打骨牌的老人们相继离世，她独坐的样子逐渐变得越来越苍凉。她已经好久不再用轻快的语调跟我们说话了，自从秀英婆去世之后，她的话逐渐变少，没有一个能陪她长久说话的人，她的眼睛也慢慢失去了昔日的神采。

我一直觉得祖母是一个特别能够抵抗孤独的人，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四处捡柴火，坐在柴堆前劈柴，喂鸡，坐在水井旁杀鱼，有时会喊我去给她捡木屑，去田边的水沟旁摘野生的空心菜，摘鸡屎藤给她做糍仔，去稻田里给她钓罗非鱼……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的日子不断地轮回，她却从来不会觉得厌烦。也许乡村本身就有一股野生的力量，让每一个脚踏土地的鳏寡老人都能野蛮生长。

记得童年的时候，每到寒暑假，我们姐弟三人最怕的便是祖母的使唤

■ 海外飞鸿

世界的尽头

■ 王红雨

一进入秋天，奥地利诗人里尔克那首《秋日》就像脑子里蛰伏的背景音乐，时不时响起几句。比如，像今天这般的温煦，阳光在斑斓树叶间闪烁，自然而然就会浮出那句“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催它们成熟”。

昨天走进林子，看到径旁树上一只松鼠拿着一个核桃在啃。恰好近日有朋友问松鼠是不是咬得那么硬的核桃，便想录给她看，于是拿着手机对着松鼠。一会儿只见它停下啃食，核桃双手握着，也定定地看着我，又一会儿，它干脆把核桃整个往嘴里一塞，像人家吹泡泡糖似的嘴里顶着个核桃，继续定定地看着我。如此对峙了一阵，我就先走了。

回来看拍的视频，全逆光，只看到个剪影。不知松鼠是不是已经预料到了，那会儿就在心里嘲笑我，抑或它得知反例会失望，因为它其实想上镜？关于松鼠的事，谁说得准。

不过，对于秋的到来，松鼠是先知者。似乎还是八月底，见院中树下有折断的小树枝，那就是松鼠开始在树上建窝了。那种外表潦草又粗枝大叶的窝，通常就是松鼠窝。秋风扫落叶之后，它们挂在高高的枝丫间，尤为显眼。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某个冬天，新年伊始的清晨，出租车刚刚驶出巴黎市区上了通往戴高乐机场的路，我的眼光扫过路边

声。仿佛我们只要一闲下来，以为可以好好看看书或者是看看电视的时候，她就会立在水井旁喊我们去给她干活，要么是帮她把柴火搬进厨房，要么是帮她提鸡饲料，要么是给她到庭院里晒晒稻谷。有很多活她自己明明能干得很好，却偏要花很大的力气去使唤我们，似乎家里每天都要闹哄哄的她才觉得安心。

那时的祖母特别喜欢四处串门，每次串门回来，她的手里总会拎回三四个刚摘的番荔枝或者是人心果，说是谁谁家家的外婆觉得她为人和善，就是想送好果子给她。每回都这样，几十年来，她的足迹踏遍村子里的每个角落，搜罗回的果子数不胜数。每次一回来，她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埋在米堆里，每天去米缸里查看一遍，直到它们熟透了才一个一个地拿出来给我们吃。她特别热衷于给我们准备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但从树上摘的，从海里捕捞回来的，甚至是从街市上买回来的，但是她却从来不吃，仿佛她对吃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

如今，当我拿着一炷香，缓缓地走在送葬的人群中，我忽然想起祖母其实是喜欢喝咖啡的。我记得自己刚刚参加工作那几年还常常给她买，后来随着时间流逝，我给她买咖啡的次数却是越来越少，最后竟然将她的喜好慢慢地淡忘了。多少次，我总是以忙为借口而减少回去看望她的时间，即使是看望的时候，陪她聊天的时间也是越来越短。我们都忘记了她的苍老，好像不知不觉间，我们早已习惯了她的孤独，觉得没人陪她说话的时候，她也总会好好地坐在那把旧椅子上，静静地等我们归来。

我忽然想起了很多年之前，当我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祖母第一次带我出远门。她一边拎着大包小包，一边牵着我的小手，带我文昌汽车站出发，坐车去三亚看大伯父。我们早上六点左右出发，到达三亚时却已是黄昏时分。那是小时候的我所能去到的最远的远方，她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那样广阔的一个世界，当汽车在公路上蜿蜒前行的时候，车窗外的每一棵树都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记忆里。

那一天，在颠簸的汽车上，我蜷在祖母的怀里睡醒醒，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见她靠得那么地近。

我还记得那年夏天的某个午后，家里突然停电了，祖母看见我正在午睡，便带了一把蒲扇坐在床头给我扇风。扇着扇着，她自己也乏了，竟然一边坐在床头打瞌睡，一边轻轻地摇着蒲扇。习习的凉风拂过凉席，拂过蝉鸣聒噪的夏日，拂过一场让我怎么都想不起来的梦境……

现在，当我捧起一杯黄酒向祖母的棺木，我才知道，有一种疼爱看似隔着千山万水，实际却近在咫尺。我想，祖母其实就是我们生命里最皎洁的那一道月光，她静静地用清辉润泽了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个灰暗的时刻，悄无声息，却情意绵长。

黄土落向棺木的那一瞬，泪水终于慢慢地浮上了我的眼眶。

我喜欢赏花。莲花是我所爱的一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眼前无端升起一朵花，静静漾于水面，实是令人喜爱。莲花不像玫瑰、菊花等的热闹，它淡雅，初观可能不觉得惊艳，但其胜在耐看，可常伴于身边。家母喜爱菊花、牡丹，尝于家中种植，花开时满眼皆是，屋内香气盘桓，盛不下，又溢到阳台去。花香自然是惹人喜爱的，但没过多久，便从热爱变为不耐烦，香气浓郁了，反倒使人不舒服，这岂不是违背了“爱花儿”的初衷？莲则不同，无论何时它都有一股淡淡的香，可伴指点江山，可伴恍然如梦。

莲也有缺点，它不适宜在家中种植。莲需水，家中养莲，倒容易招蚊子，在多雨的南方尤为明显。菊花、玫瑰这些虽然不为我所爱，但却适合在家中养殖，这点倒是连所无法比拟的。不仅如此，菊花之属可做茶，水可冲淡菊花的香气，使其不那么浓郁，喝起来也是一绝。而莲花多适合放在远处静静观赏。近年来也有可制作茶花的莲花品种出现，但普及率不高。前年家父的朋友送来几朵莲，取一朵放进开水里，莲团开如锦簇，香气扑鼻，倒失去了莲花的本来寓意。

花不一定要是人尽皆知的才好，相反，一些野花倒也很是美丽。曾经随父母自驾江南，野地里不知名的野花开遍，红的、黄的、粉的、紫的、杂样的，皆不知名，放眼望去，整个花草的天地。黄昏吹着风的软，野花浮于草尖上，宛如星星一般闪。此时情景，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亦是家乡之思。

古都开封每年都要有一个菊花展，届时，各种稀奇的不常见的菊花，都会展现在世人面前。地上架上花坛上摆的都是菊花，有的像大家闺秀羞答答含苞待放，有的则如王熙凤般开得盛艳泼辣。因家母喜爱菊花，我们每年待到秋季便要去参与开封的菊花会。早上出发，过不多半小时便到了开封。此时一般为十点左右，先买捧菊花，再去清明上河园里转一转。听鸟声，闻花香。一时之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人声鼎沸，川流不息。糖人儿、

桂花糕、花生糕……恍惚之间，似乎此时到了汴京。过不多时，我缠着母亲买了个糖人或者其他的小玩意儿后，便出了上河园，驱车去“马豫兴”，要上一只桶仔鸡。再寻到“味府”，必点红薯泥、小笼包、鲤鱼焙面……民间的，皇家的，齐活了。那时我还咬不动桶仔鸡，往往是费半天力，只咽下去一小块。父母见我如此，便会齐声哈哈大笑，倒让当时的我不明所以然。往事依稀，此时回想那时，倒是心中充满暖意。可如果想回到那时的时光，却是不再可能了。哪怕仅仅是想再去一趟开封，也因为距离遥远与疫情阻隔而变得难上加难。

大理人喜欢种茶花。茶花，即曼陀罗花，“十大名花”中排第八位，世界名贵花木之一。《天龙八部》中的王夫人，便是茶花的忠诚拥护者之一。其不惜金钱，建了个曼陀罗山庄，往里面种植了数不清的名贵茶花。诸如“落第秀才”“十八学士”等名贵茶花数不胜数。但有意思的是，她虽会种，却不会养。用人肉去做花肥等行为，不仅丧尽天良，且最终糟蹋了那片好花。用其一切精力去呵护，反倒害了它，可笑至极。

有些花吃起来也相当不错。看过一篇童话，有只鹅喜欢吃东西，吃了些花儿，久之整个身子都香了起来，走路带过的风都是香气。虽然这是童话，但花可以吃倒是真的。每逢春季，槐花便会开放，不仅闻着香，吃起来也非常不错。中原常见的做法有“粉蒸槐花”，将面粉撒在洗净的槐花上，抓拌均匀，放入蒸锅蒸上个十几分钟，起锅后凉拌，调了蒜汁儿或其他酱料来吃，清

新爽口，快捷省时，也是我记忆中一道不可多得的佳肴。桂花也是极好的，八月的桂花，满树地开，金黄金黄一大片。微微一摇，便如大雨一般纷纷落下。泡茶也可，做成桂花糕亦好，其香，淡而清远。我居住在海口，小区里有一树桂花，不知是不是气候原因，开的花是少得可怜。而看到这树花，仿佛回到了中原，老家的院子里，是有一树桂花的，每年八月，嗅觉的轨道便是月桂的天下，中秋节一家人坐在桂树下吃月饼，那种快乐和温馨，也是抹不去的印迹。我随家父母移居海口，亦是远离了故乡。每次路过海口小区的桂树，即使有再急的事，也会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花香。桂花香很浓郁，但我并不讨厌，或许这也是唯一一种花香浓郁却被我偏爱的花了。捡起几簇掉下的花放入口袋，算是对故乡的一丝念想吧。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故乡在郑州，街头常有流动摊贩，推着三轮车，卖一些小动物之类的。金鱼、仓鼠都是车上的常客。冬季时，还会卖梅花。梅花是成枝卖，一枝三元，红的黄的摆在一起，花苞如珍珠般点缀在枝条上，甚是有趣。小时不知那是梅花，只觉得好看。母亲偶尔买一两枝赠送于我，我却只把它们当成玩具来对待，有时别在帽子上，有时插在胸前，更多时候是玩不了多久就直接扔了。后知那原是岁寒三友之一的梅花，当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梅花有气节，凛冬之中亦能独自绽放。曾经买的都是些花骨朵，却不知一树梅花盛开是什么样。

张大千数次画过梅花，对梅花甚是喜爱。粗笔勾勒，细笔轻描，有意无意，笔锋浓淡，抬手间，一枝错落有致的梅花便跃然纸上。树干苍劲，枝条生动，花蕊参差，花蒂自然。“贵稀不贵繁，贵老不贵嫩，贵瘦不贵肥，贵含不贵开”。有时，也有小鸟站在枝上，无端生出灵动气息，闭眼间，便可听到啾啾鸟鸣。他所画的梅花，有含有闭，但无论哪种，都能给人一种灵性之自然美。可见，只要做好自己，无论如何，都是美的。

■ 海天片羽

古诗词大雪飘过

■ 魏益君

“紫禁仙舆跸旦来，青旂遥倚望春台。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开。”这是唐代宋之问的《苑中遇雪应制》，描写了一幅冬日的美妙雪景：清晨的朝阳破云而出，就像皇家的銮驾从天边驶来。高楼上谁穿着青袍眺望，就像望春台边随风飘扬的青旗。一场大雪忽然而来，顿时改变了世界的风貌，面对雪景出奇的美丽，作者一时难掩激动之情，倒情愿相信是林花全然盛开。

冬天，最美妙的事儿莫过于赏看雪景，那片片轻灵的精灵，自天而降，轻叩岁月的门扉，给人的是一份尘封的喜悦和惬意。然而，从古诗词里飘出的雪花，更让人意境之美。

“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檐流未滴梅花冻，一种清孤不等闲。”清代郑燮《山中雪后》：清晨起，打开门看到的是满山的皑皑白雪。雪后初晴，白云惨淡，连日光都变得寒冷。房檐的积雪未化，院落的梅花枝条仍被冰雪凝冻。这样清高坚韧的性格，是多么不寻常啊！“策蹇清吟涉若耶，灞桥犹恨近京华。山前千顷种神玉？座上六时天散花。林雀无声溪竹断，炊烟不动竹篱斜。胜游更觉平生少，未羨银河泛客槎。”宋代陆游的《冲雪至余庆观林雪连日不止》，此诗虽是写雪，文中却无一雪字，然而却将雪的形象生动传神的描绘出来了。

洁白美丽的雪花，让文人墨客借景抒情，抒发胸臆。“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唐代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全诗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浑然雄劲。抒发了诗人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和因友人返京而产生的惆怅之情。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唐代罗隐的《雪》，诗说在长安还有许多饥寒交迫的人，即使是瑞雪，也还是不宜多下。该诗不仅饱含着诗人的憎恶、蔑视、愤激之情，而且处处显示出诗人幽默诙谐、愤世嫉俗的性格。而唐代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却描画出一幅以旅客暮夜投宿、山家风雪人归为素材的寒山夜宿图。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清贫生活的同情：“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宋代李清照写雪的词却透着委婉凄美，《清平乐·年年雪里》：“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挹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小时候每年下雪，我常常会沉醉在插梅赏梅的兴致中。后来虽然梅枝在手，却无好心情去赏玩，只是漫不经心地揉搓着，不知不觉泪水沾满了衣裳。今年又到梅花开放的时候，我却漂泊天涯，两鬓稀疏的头发也已斑白。看着那晚来的风吹着开放的梅花，大概也难免它的绚烂了。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冬天来了，打开那本发黄的古籍吧，一片雪花正从古色古香的书页中飘来。

■ 诗路花语

窗外一棵树

■ 符海沧

窗外，一棵大树，挺拔站立，无时无刻。树冠很高很高，窜出了楼顶，占据了院落天空，整个。上班时日，琐碎，点滴，悠长，时光就像窗外的树叶，随风飘落，悄无声息四季跌宕起伏，有序轮转。窗外的树，正对着它，只能仰视高大魁梧；假如它对视着我，可要俯瞰了低矮弱小。或许司空见惯，或许熟视无睹。每次注视着它，总是喊不出它的“名字”。正如，有些人一样，经常擦肩匆匆而过。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目标。无论是俯瞰，还是视视或是平视；无论是平行，还是交叉或是重叠都是一道值得品味的风景。

椰下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冬之旅》(版画)

张祯创作

冬天到了，关于取暖的话题开始逐渐热闹起来。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中也有对许多的描述。看看《红楼梦》中的人物是如何取暖的呢？

其一是小手炉。《红楼梦》第八回：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因含笑问他：“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这手炉还可散发香气。《红楼梦》第十九回：(袭人)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儿来，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仍盖好，放与宝玉怀内……袭人可是宝玉未来的通房大丫头，将来可要做宝玉的屋里人，伺候主子尽心竭虑。袭人原名珍珠，又姓花，宝玉从旧人诗句“香气袭人知昼暖”中为其取名“花袭人”。贾政老爷一听其名，就认定是宝玉取的，只有宝玉才会给人取这样刁钻古怪的名字。

其二是汤婆子。宋顾逢《汤婆子》云：“皤然一器微，有用在冬时。永夜寒如许，孤衾暖不知。少年皆见弃，老耆最相宜。却恨无情处，春来便别离”汤婆子又叫“汤姆”“脚婆”“锡奴”“锡夫人”等。汤婆子说白了就是现代的暖水袋。汤婆子是

一种以铜或锡或陶瓷等材质制作的取暖用的水壶，有南瓜形的，也有扁圆形的，正上方开有一个带螺帽的小口子，热水就从这个口子灌进去。盖子内有障子，防止渗漏。《红楼梦》第五十一回中，晴雯笑道：“终久暖和不开的，我又想起来汤婆子还没拿来呢。”麝月道：“这难为你想着！他素日又要汤婆子，咱们那熏笼上暖和，比不得那屋里炕冷，今儿可以不用。”

笔者写到这里，蓦然想起少年时的冬季，住集体宿舍的趣事。天寒地冻，没有任何取暖工具。一同学从卫生间挂吊瓶回来，顺手拿了3个点滴瓶。而宿舍里住了四个人，其中一个人只能冷床睡觉。不知怎的，拥有者中的一个，早晨不见

了灌满热水的点滴瓶。问谁，都不知道。却发现没点滴瓶的那一个，床铺空无一物，惊看窗外，被褥湿了一大片。原来她偷拿了点滴瓶，晚上睡得沉，几时蹭开了瓶盖都不知道。

其三是脚炉。《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地下两面相对十二张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张椅下一个大铜脚炉，让宝琴等姊妹坐了。脚炉，是冬天暖脚用的小炉，多为铜制。它是旧时中国宫廷和民间普遍使用的一种取暖工具，与手炉相对而言。脚炉顾名思义就是温暖脚的火炉。脚炉也是铜制，供人踩在脚下烘烤御寒，因此体量要大许多，炉壁也要更结实。除了家用，有时外出坐轿时也可以带上一个脚炉，脚放上去非常舒服。在《红楼梦》第九回中，宝玉上学去，袭人叮嘱“脚炉手炉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着他们添。”我常想，这烧炭的脚炉让这帮半大小子们拎着不知可曾安全？宝玉、秦钟尚且腴腆温柔，宝玉的小厮除了茗烟，还有锄药、扫红、墨雨。这四个岂有不淘气的，嬉笑鼎沸起来安全系数可不太高。

手炉和汤婆子以及脚炉属于可移动的保暖用具，至于暖阁、炕、地炕、熏笼、火盆等冬季室内保温采暖，在此不一一赘述。